

下次还敢

[你还在实验室吗?]

[帮我关一下服务器]

放在桌上的手机震动了两下，东方未明瞟了一眼同门师兄发来的讯息，就随手摁灭了屏幕，把手机丢回了一边。

「哟，周六了还要加班，你们实验室这么卷的啊。」坐在隔壁的陆少临恰好看到了信息界面，一边开玩笑一边抄起桌上的Grey Goose又给东方未明倒了小半杯，「说好了嗨到天亮的，咱们哥几个好久没聚过了，难得今天小燕都来了，未明你可不许走啊！」

「陆少临你把我当什么人啊？周六还加班，我又不是傻逼。」东方未明笑着锤了陆少临一下，便端起酒杯一口灌了下去，惹得陆少临和傅剑寒起哄式地鼓起了掌。

即便坐在靠近角落的卡座，从舞池中央传来的EDM依旧震耳欲聋。挨着舞动的人群随着DJ的scartching震响的电子乐鼓噪，几乎连由金属堆叠起的建筑骨架都在随着舞者的脚步摇动。整间Club像是一只夜间才会从蛰伏中醒来的猛兽一般在电子舞曲与酒精编织出的泥潭中放纵狂欢。

然而鼓点的躁动却没法掩盖住叮叮叮叮不断响起的手机提示音。东方未明盯着一会亮起一会熄灭的手机屏看了好一会，才终于不耐烦地打开微信。

[?]

[人呢]

[?]

[?]

「啧。」东方未明晃了两下手里已经见空的古典杯，一边咂舌一边把手机调成了静音。在准备摁息屏幕前，却又思考了一会，最终还是点开了聊天框，飞快打出了回复。

[怎么啦师兄，我已经回家准备睡了，谷师兄今天也休假，你要不问问胡导吧]

消息送达后，东方未明又打开表情列表，想挑一只合适的一并发过去。可惜还不等他翻出想要的表情，对面的秒回已蓄谋已久似地跳了出来，一蹿过去，吓得东方未明差点就要一个手滑送手里的古典杯光荣退休。

[我在你左后方的卡座]

[过来跟老子碰一杯]

东方未明僵硬地呆坐了几秒钟，随后战战兢兢地回过头去。即便Club里微弱的灯光不足以照亮二楼的卡座，但斜倚在数米之外的卡座里的人一头赫灼颜色的短发依然显眼，并且在二人视线撞上时，对面那人还颇为得意地举起手里的柯林杯，遥遥做出了个碰杯的动作。

「我操。」东方未明低低骂了一声，迅速地转身低头装鸵鸟一气呵成。坐在他对面的燕宇困惑地看了他一眼，而身旁的陆少临则毫无察觉地乐呵呵揽过他的肩膀，一边把骰盅塞到他手里。

「再来一局？上一轮你就光顾着刷手机去了，这轮未明你先叫。」

「呃……」东方未明在心里暗暗问候了一遍某人全家，今日实在是诸事不顺。虽然觉得自己的脸估计已经僵了，但是他仍然笑着拍拍陆少临，把对方仍然搭在自己肩上的胳膊扫了下去，随后弯着身子站起来朝过道挪去准备开溜。「我突然想起来我有点事……」

「什么事？」陆少临问道，在座的几人也纷纷朝他投来狐疑的视线。

「就，那什么……我……」

「这小子和他师兄约好了，今晚要陪他师兄喝两杯。」就在东方未明绞尽脑汁想借口开溜的当口，突然某个冷冰冰的声音从他身后响起，替他接过了陆少临的话头。

东方未明在听到来人声音的一瞬间就收起了笑容，直起身黑着脸抬头朝身后看去。荆棘正站在卡座外低头看他，从舞池射出的镭射光线变换着色彩，照亮了他一半的脸庞，另一半则掩映在无光

的黑暗里，衬得他因混血而尤为立体的五官愈发摄人。而那双与赭红的短发同色的眼睛在眉骨下的阴影里仍然像是有阴翳的火苗在虹膜深处燃烧，虽然东方未明不是第一次看到荆棘这样的眼睛——具体细节他并不是很想回忆——此时在与其对上视线的一刻仍然心中微微发紧。

「那什么……我突然觉得都和你们约好了，突然溜号不是太好，难得燕宇今天有空陪我们是吧！要不我还是先陪你们玩完这轮再说……」自知开溜无望的东方未明视线飘忽地从荆棘身上挪开，又偷偷地打算坐回卡座里，好躲开这尊突然上门找事的大佛。

「没事啊。」傅剑寒颇纯良地看看东方未明又看看站在自己铁子身后的陌生人，想必这位就是被未明每天都在几人的微信群里疯狂吐槽的同实验室的倒霉师兄了。他自觉十分大度地开口：「你去呗，反正回来还能玩。咱也都不介意的，是吧。」

「兄弟，你记得早点把未明还回来啊，我们等着他回来下一轮。」陆少临也了然地点点头，朝荆棘轻轻举杯示意。

东方未明丝毫没预料到自己的朋友居然一个两个都这么没眼色，遂努力朝在场剩余的几人猛使眼色。然而天不遂人愿，一向情商在线的任剑南杨云等人竟然毫无反应，而向来冷淡的燕宇就更是令他不抱期望。在他准备再开口说两句自救时，却被人猛地抓住手腕向后拉去。

东方未明被拽得一趔趄，差点就向沙发背上倒去，但荆棘则揪着他的卫衣领子一提，东方未明自知挣脱不掉，也只好顺势站起，轻轻一跳，从沙发背跨出了卡座。

先前一直沉默着看小师弟和朋友挤眉弄眼说胡话的荆棘见东方未明终于被自己揪着领子乖乖站身边，才终于开口。

「我带他去楼下吧台喝两杯，晚点再还给你们。」

卡座里的几人一边嗯嗯嗯一边朝东方未明点了点头，随后陆少临便捞起被他留在沙发上的骰盅晃了起来，俨然一副兴致甚高的样子。

在心底暗暗翻了个白眼，东方未明叹了口气，挤出一副可怜巴巴的样子就去抠荆棘紧握在自己手腕上的手。

「师兄你先放手嘛，我跟你去就是了，你这么拉着我好不好意思啊。」

荆棘只瞥他一眼，便自顾自拽着他往壁墙边的楼梯走，手上的力道仍是一丝也不放松。「我都没觉得不好意思，你有啥不好意思的。我就爱拉着，你有意见？」

「没有没有，不敢有。」逆风先装怂。东方未明悄悄问候了一遍这倒霉师兄的历代先祖，又小小声念叨起来：「想想你的c刊，想想你的一作，忍一时风平浪静……」

荆棘脚步突然一顿，回头瞧了被自己拽着的师弟一眼。东方未明心里一凛，想这Club都这么闹腾了，我发的牢骚他总不会都听到了吧。EDM的音浪炸得人鼓膜发痒，置身于迷醉的人们尖叫笑闹的声音之间就如同潜在水中，一切声响都像是隔了一层迷幻的幕帐，模糊不清。

荆棘拉着东方未明靠在了楼梯边，虽然松开了一直拽着对方手腕的手，却将两只手都搭在了栏杆上，将东方未明锢在了两臂之间狭小的空间内，俨然是一丝逃跑的机会也不留。二人此时正停在楼梯边，不断有上上下下的路人从楼梯口涌出，挤得荆棘不得不俯身靠得离东方未明更近些，近得令他几乎能感受到师兄的呼吸落在自己的耳旁。

不管怎么说，这好像近得有点没必要了吧？东方未明皱了皱眉，只得向后靠去，好拉开二人之间过近的距离。然而楼梯的扶手高得实在不必要，硌在他的腰上，让他避无可避。

音乐放得实在是有些响得分了。东方未明只在余光里看到荆棘的嘴唇开合了数下，却一点儿也没听见对方说了什么。看到他疑惑又茫然的表情，荆棘只好又一次靠到他的耳畔。

「你刚刚在楼梯上，说要忍什么？」

热呼呼的、带着酒精味的气流扑到耳廓上的感觉激得东方未明下意识瑟缩了一下。还不等他开口回话，荆棘又补了一句：

「还说什么c刊一作，我可不记得你今天放假啊？大晚上出来喝酒，你数据处理完了吗？」

这回可不是为了什么暧昧的呼吸之类乱七八糟的缘故了，东方未明是结结实实被荆棘这句话吓得发毛，还不等荆棘说完，已急忙开口辩解：

「我都做完了！真的！我不跑完数据怎么敢出来野嘛，我向一区sci发誓我绝对没有耽误研究进度！」

「师兄我求你，你别告诉谷师兄和无导我今晚跑出来了，好不好？」

一想到被告状的后果，东方未明就吓得冷汗直冒，要知道在谷月轩面前他一向是装成乖巧可人认真上进的贴心师弟的，万一被谷月轩知道自己实验没做完还跑去市区蹦迪……他想都不敢想。

东方未明揪着荆棘的夹克领子，挤出一副可怜巴巴的模样瞧他。色彩迷幻的灯光从他因酒精上头而微红的脸上晃过，在那双睁大的桃花眼里映出三分水色，看起来竟真的可怜得像模像样。若不是荆棘早就把这小混蛋的性格摸得门儿清，只怕也要被他骗得心软。

只可惜今天他东方未明碰到的是荆棘，如果撞上他的真是谷月轩，只怕这会儿已经被哄得交出下一篇一区发表的一作了。

欣赏了一会小师弟以假乱真的精湛演技，荆棘轻轻笑了一声，「那就要看你有多少诚意了。」说着，他松开了摁在栏杆上的双手，一把揽住小师弟就朝舞池走去。

东方未明象征性地挣扎了一下，立刻便不抱希望地认识到自己的尝试全然是无用功，索性乖乖跟上荆棘的脚步。

「不是说去吧台喝两杯吗？师兄你是还要我陪你去跳舞啊？」

「嗯哼。」难得见到东方未明吃瘪却敢怒不敢言的委屈样子，荆棘情绪甚是愉悦。看也不看他一眼，拨开人群就向着台上走。「你乖乖陪我，我要是心情好就帮你保密。」

想想接下来还有两场和身边这个混蛋师兄合作的会议论文，以及三个导师分给对方接手的委托项目……最重要的是，他可不敢赌被谷月轩知道自己在工作时间偷溜出门泡吧蹦迪的可能性。东方未明直叹自己实在倒霉。但是所谓大丈夫能屈能伸，服一时的软也不会掉二两肉，便也只好继续在心中默念一个忍字，顺从地跟着荆棘挤进了舞池中央。

或许是恰好到了换碟的时机，轰鸣的音响中流淌而出的声浪也从跃动的Melbourne Bounce过渡为充斥着低沉鼓点，令人想要起舞、想要随着不断重复的明快人声舒展放纵的Nu-Disco。随着曲风的转换，bpm骤然变得迅疾又躁动，舞池中扭动着的人群也如海潮升降般改变了狂欢的姿态。抱着被生活强奸的时候不如干脆点张开腿享受的心态，东方未明的心情也不禁随着谐波音效的引导而变得明快。

站在他身前穿着一身黑色裙装的女孩随着舞动的节奏扭过身，像是突然注意到了他的存在，明媚地朝他笑了笑。东方未明自认长了一张讨女孩子喜欢的脸，借着舞池的霓虹色彩看清他的脸后，穿黑裙子的女孩也颇有兴致地挑了挑眉，果断无视了杵在他身后的男人，试探性地将手臂搭上了东方未明的肩。

东方未明自然是欣然受之，正在他打算去牵女孩子的手时，却感到腰上一紧，直被人锢着硬生生后退了一步。他正打算回头狠狠甩罪魁祸首一眼刀时，眼前的女孩已露出了微妙的了然神色。

「不好意思。」荆棘低声朝女孩说到，两人交换了一个眼神后，女孩又笑着朝东方未明挥了挥手，转身就向着DJ台离去了。

「哈？」东方未明用不可思议的神情回过头瞪了荆棘一眼。「你不会是真的要我陪、你、跳、舞吧！」说到最后几个字是，还特意扯着嗓子加大了音量，好让自己的声音不至于淹没在响得像是连舞池地板都要震翻的EDM中。

「那不然呢？」荆棘凑到他耳边，低沉的声音与呼吸的温度一样清晰。

「呃。」仗着自己此时背对着对方，不至于被看到表情，东方未明毫不掩饰地翻了个白眼，「行吧。」

大概是Disco类的舞曲本身就能激发人们用肢体的活动来发泄情绪的欲望，在DJ切换曲风后，舞池中聚集的人群也明显多了起来。被新走上舞池的人群推搡着，不论情愿与否，东方未明都不得不被迫与身后的师兄一齐被拥挤的人群禁锢在狭窄的空间中。他的后背紧贴在荆棘的胸前，即便隔着卫衣都有点被对方夹克上的金属拉链硌得发痒。实在很难说如此境地对东方未明而言到底是好是坏，特别是当身后人炽热的吐息洒在他的脸颊上时。

实在是太近了点。近得他几乎能从呼吸中酒精的味道分辨出在拽着他离席前荆棘到底都喝了些什么。

轻柔的松子味道、雨后植物微苦的清新气息、青柠檬独特的酸涩，是金汤力。

而夹杂在酒精暖热且让人头脑发昏的暧昧之中，似乎还有什么难以捉摸的薄荷调。想要抓住那缕浅淡而微妙的薄荷气味的来源，东方未明下意识地偏过头，靠在了荆棘的肩窝上，默许了对方顺势埋下头轻轻啃咬自己耳垂的越界动作。

不是莫林糖浆的甜美，也不是Grasshopper的牛奶调，更不像South Side发酸的调味。贴在荆棘颈边，东方未明皱着眉思索薄荷调的来源。却突然像是先前几轮灌进胃里的纯饮都一口气上头了一样，脸颊烫得飞红。

那是薄荷须后水的味道，他……在很久之前曾经闻到过。

腰间传来的突兀凉意猛地把东方未明从酒精上头晕乎乎的混乱之中拽了出来，他的卫衣下摆被撩了起来，原本服帖在他腰上的手此时正偷偷从他的衣摆下往里钻去。

「喂！」东方未明狠狠一巴掌拍在了荆棘的手臂上。虽然几乎整个舞池中都凑不出半个血管里没有流着酒精的清醒人，炫目的霓虹射灯下想必也不会有人有闲心去关注身旁的人有没有在随着音乐放纵时在做什么下流的事情，但是公共场合毕竟还是公共场合，东方未明还没被酒精淹没的理智在燃起他的羞耻心的同时也让他的脸颊更红了。然而在如此放纵的人潮之中，连他自己都无法判断羞耻心尚存这件事是否还有必要。

但是现在丢掉羞耻心估计也为时已晚了，他今天穿着的卫衣下摆较长，自然下垂时恰好能遮到他的腿根。此时他的卫衣被撩起，当身后人被声浪与人潮牵引着晃动的肢体与他重叠时，下身穿来的触感让东方未明当场宕机了。

有什么……原本不该出现的触感正随着小幅度的动作一下下蹭在他的臀部。此时东方未明只恨为什么潮牌厂家要把运动材质的布料做得如此轻薄透气，虽然是假两件的leggings，却好像半点阻挡的作用都没有，连炽热的温度都如此诚实地传递到了他的皮肤。

这也太糟糕了吧！太糟糕了！东方未明在心里尖叫着，一边尴尬地、小幅度地移动臀部。然而他的动作却被拥挤的人群限制了发挥的空间，逃离的尝试反而变成了暧昧的迎合。他只得尴尬而绝望地意识到似乎某人从原本只是略有兴致的状态变成了有大概率会陷他于水深火热之中的势在必得。

连舞池中的气氛似乎都为了迎合此时的尴尬遭遇而变得愈发狂热，原本轻快活泼的曲子不知何时切到了Mike Taveira的Faces，略有些下流的歌词让本就被酒精浸得发热的空气更加躁动。

荆棘一只手伸进怀中南人的衣摆里沿着小腹肌肉的痕迹缓慢而暧昧地移动，一只手则扣住了东方未明的下颚，强迫对方昂起头，刻意迎合似地将微张的双唇展示在自己面前。

他微微低下头，犬齿叼着东方未明在变幻的霓虹下闪着水光的下唇轻轻磨蹭，舌尖尝到了伏特加的刺痛与龙舌兰的微甜，是未被稀释的纯饮。像是从唇上残留的高浓度酒精中尝出了一向披着乖巧羊皮的师弟叛逆又恶劣的、永远隐藏得干净利落的……或许连谷月轩都不曾见过的另一面，酒精的辛辣烈得荆棘性欲愈发高涨。

Bpm还在攀升，低音鼓点炸得人心里无处抒发的痒都要沸腾起来。

荆棘的腰胯随着EDM的律动轻微扭动着，像是不经意地蹭过东方未明的臀部。过于暧昧的接触与过于明显的性意味侵蚀着东方未明的理智，逐渐开始见效的酒精更是将他的廉耻观念逼到了无比尴尬又步履维艰的边缘境地。

冰凉的手掌顺着他的腰侧摩挲，闲庭信步一般的缓慢动作与Disco明亮快速的极高bpm形成了磨人的反差。酒精让他的身体升温，当荆棘略显粗糙的手指绕着他肚脐边的软肉划圈时，东方未明终于难以遏制地嘶了一声。

好吧。他在心里承认。行吧行吧，反正也不是第一次了。

原本坚守的理智骤然出现裂痕，欲望的洪水就此摧枯拉朽，倾泻而下。思维的滑坡永远是从最初最不起眼的妥协开始的，随后便一路高歌猛进，再也拉不住刹车。

他把脸颊倚在荆棘的颈侧气喘吁吁，二人带着酒精的潮热气息的呼吸交缠在一起。

随着音浪的节奏逐渐下降，变得柔和而缠绵，逐渐燃烧的性欲分走了东方未明剩余的羞耻心。他克制不住地开始迎合身后磨蹭的动作，小幅度地轻轻摆动臀部。与其说这样的动作能够带来快感，不如说是酒精与音乐与微妙的心理刺激开始引诱他的大脑，刺激多巴胺像糖浆一样溢出，侵蚀他的理智。

东方未明一边迎合荆棘的动作，间或还抬起头回应对方啄在唇上、脸颊、眉间的吻。他会在这样开放的公共场合跟人做这么暧昧又下流的事情已经够让他在清醒的时候感到惊恐了，更不要说他还有男朋友。好吧，东方未明得承认这不是第一次了，甚至如果非要按次数计算的话，以他现在这个被酒精和性欲搅得黏糊糊的脑子也很难说出一个准确的答案。也许是他的身体已经对这种交互过于熟稔的缘故，这种本该被称为背叛的越界行为竟让他微微地感到兴奋，以至于原本只是微勃的性器竟然逐渐发胀，从小腹到胸腔之中都升起一种灼人的痛楚。臀肉隔着布料被磨蹭着，对方抵在自己臀缝间上下顶弄的动作的意图实在再明显不过。在人群之中持续暧昧的边缘性行为——大概？他已经没有脑细胞可以用来保持严谨并思考性行为分类的问题了——实在不是明智之举。

趁着荆棘低头吻自己耳垂的时机，东方未明猛地转过身，揪住了荆棘的衣领，强迫他低下头来。然后凑到了荆棘耳边用被酒精与性欲磨得沙哑又黏糊糊的声音说道：

「去三楼，*那里有独立的卫生间。*」

东方未明几乎是逃跑似地拽着荆棘从舞池里挤出去，艰难地穿过挤得像是糊掉的意大利面一样的人群冲上三楼，砰地一声把无障碍卫生间厚实的双层门狠狠甩上。在他反手锁上厕所门的下一秒，就被荆棘猛地摁在了门上，像条宣示主权的狗一样啃得他嘴唇发痛。

他裤子里黏糊糊的胯部阴暗地提醒他刚刚在舞池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下流又荒唐的事情，仅存的道德感让他感到有一点点的后悔，但是味蕾尝到的金汤力特有的柠檬味则像只缺乏教养的猫一样把他本已乱成一团的大脑搅得更加无序，略微冒头的罪恶感也瞬间烟消云散。

跃动的EDM从门缝里渗进来，高昂的人声与狂热的鼓点和着充满酒精味的唇舌纠缠迅速攀升。东方未明的脊背抵在门板上，人群喧闹狂欢的震动透过介质传导到他紧挨着的背上。门外的世界里醉醺醺的人们在歌舞狂欢，而在门内封闭的空间中他正被并非他男友的那位同门师兄摁在门板上亲吻，并且大有朝着更过分更有碍公序良俗的发展一路狂奔的趋势，如此反差让他几乎感觉到近似奇妙的不可思议。

或许是亲吻引发的大脑多巴胺分泌，又或许是酒精已经彻底融进了他的身体里，东方未明的身体醉得轻飘飘的。他将双臂攀上荆棘的肩，把亲吻对象拉得离他更近了些。黏膜的接触还不够缓解性欲燃烧的苦闷，他还想要更多、更深入的接触与交换。

就在东方未明晕乎乎地神游时，荆棘放下了撑在门上的手，解开了腰带。然后把那根早就硬得翘起来的阴茎从道德与衣物的束缚中放了出来。

大概是已经被从接连好几杯纯饮里摄入的高浓度酒精烧傻了，东方未明一点想要主动做什么的意思都没有，只是有点呆地低下头盯着先前在舞池里一直抵着自己屁股的作案工具。

荆棘看小师弟一点不上道地靠在门上发呆，啧了一声，伸手扣在东方未明后颈上就是用力向下一摁，直接把对方摁得跪在了地方。冷硬的瓷砖硌得东方未明膝盖疼，何况这里是厕所！稍微有点洁癖的东方未明表示非常不满，抬头狠狠地瞪了把自己摁得跪在地上的混蛋一眼。

可惜眼神不能杀人，醉醺醺的东方未明的眼神更不能。酒精烧得他脸颊飞红，眼里也溢满了水雾，刻意皱眉睁大眼睛的模样看起来毫无威慑力，反而让小师弟跪在自己鸡巴前面的样子看起来特别色情——荆棘向来实话实说。

「乖乖舔湿点。不然等会我操你的时候你就会后悔了。」荆棘揉了揉东方未明后脑勺柔软的发丝，拽着对方的头发把小师弟的脸凑到自己的阴茎旁。

东方未明皱了皱眉，他可以清晰地嗅到夹杂在男士香水与衣物柔软剂的味道之间的麝香味。男性特有的荷尔蒙气味让他头脑发胀。他晕乎乎地吸了吸鼻子，Dior的Sauvage，烟草味与木质香，他实在不怎么喜欢这个味道，得找个时间让荆棘换掉。东方未明迷迷糊糊地胡乱想着，轻轻含住了面前的阴茎。舌尖的味蕾尝到略有些咸的浓郁麝香味，他抓住了荆棘的膝盖，专注地用柔软湿润的口腔包裹住半根阴茎，用唾液沾湿它，循序渐进，有些艰难地吃得更深入。

荆棘低着头欣赏一贯在床上充满反抗精神的小师弟难得乖顺的样子。看他认真地吃自己的鸡巴，垂下的长睫毛掩住了雾蒙蒙的眼睛，神色专注又严肃得像是要去研究对称正定矩阵，而被酒精和

性欲染红、被阴茎顶的微微鼓起的脸颊却实在淫乱得一塌糊涂。

偶尔在嫉妒与竞争心没有那么沸腾的间隙间，他会想真诚地感谢一下谷月轩。不得不承认，在培养出小师弟这值得赞扬的口活技术一事上，谷月轩实在居功至伟。

东方未明努力地用柔软的舌头将荆棘的阴茎上上下下舔了个遍，连顶端的沟壑也照顾得颇周到。被黏腻湿滑的口腔包裹实在是很爽，而在小师弟试图将含在嘴里的性器官吞得更深些，乖巧又上道地开始用它操自己的喉咙时，荆棘还是爽得嘶了一声。被狭窄而滚烫的咽喉肌肉夹紧的刺激过于强烈，让他忍不住收紧了抓着东方未明发丝的手，挺动腰胯，狠狠操起小师弟的嘴。

吞得实在是太深了，东方未明被捅得眼泪都溢了出来，咽反射的感觉让他想吐。他下意识地开始挣扎，喉咙里发出断断续续的呜咽，双手在荆棘腿上一通猛锤。他猜自己的颌关节快要脱臼了。还好荆棘很快就放过了他，把阴茎从他嘴里抽了出来。被松开的一瞬间东方未明就蹦了起来，朝盥洗台冲了过去。

胃里的酒精在咽反射的刺激下开始翻腾，喉咙被操得酸胀，口腔里的麝香味同样不好受。东方未明打开水龙头就开始漱口，胃里的呕吐感在凉水的安慰下缓缓地平复下来。

随手朝脸上甩了两捧水，原本因为酒精而下线的大脑终于重新开始履行义务，看了一眼镜子里刘海沾湿、满脸潮红的自己，东方未明回头忿忿地瞪了倚在门边的荆棘一眼。

「你就不能温柔一点吗！我喉咙痛死了。」

「是吗，」荆棘走到了他身后，用热得发烫的阴茎抵在东方未明臀上暧昧又恶劣地上下磨蹭，「那就换个不会痛的地方好了。」他整个身躯都贴在东方未明身上，一只手撑在镜子上，另一只手则掐在东方未明腰上，又一次用身体将对方禁锢在了自己怀着狭小的空间里。须后水的薄荷味、男士香水的烟草味、还有荷尔蒙的麝香味像是实质化的信息素一般笼罩在东方未明周身。他觉得头脑晕眩、腰酸、小腿因为久跪而有些抽筋、呼吸时喉咙刺痛。稍微清醒后的东方未明开始后悔了。然而反悔已经来不及了，他腰椎发酸，要双手撑在盥洗台上才能勉强维持姿势。荆棘揽着他的腰把他翻了个身，抱着他的大腿让他坐到了盥洗台上，随后顺势把他的裤子扒了下来，随手丢到了一旁的置物架上。然后是他的卫衣，和打底的衬衫。

好吧，现在自己是全裸了。还好进来之后确实是锁了门的。东方未明想着，有点紧张地瞟了一眼洗手间的门把手。反悔已经来不及了这个事实让他觉得有点绝望又有点无奈。

虽然因兴奋而流出的前列腺液把他的腿间弄得有点湿漉漉的，但身后的肉穴仍然紧紧闭合，同时因为突然暴露在冷空气中而有些色情地不自觉收缩着。显然，在润滑剂这一必需品的缺席下，它需要额外的前戏才能在不发生任何因疼痛而引发的肢体冲突下完成它性意味上的职责。

在荆棘的指腹触碰到穴口的皱褶时，东方未明轻轻瑟缩了一下，收紧了环在对方肩上的双臂。东方未明的脸颊贴在荆棘耳旁，与体温较低的皮肤接触的感觉让他无意识地轻哼出声。早先在舞池里接吻的时候他就尝出来了，这家伙根本没喝多少酒，现在还清醒得一批。虽然自己也没有喝到硬都硬不起来的程度，但是对方清醒而自己醉得发晕这一对比性的事实仍旧让他莫名地觉得有点不公平。东方未明一边放空大脑胡思乱想着，一边像猫一样撒娇似地在荆棘颈侧磨蹭起来。

「你温柔点啊。」他凑在荆棘耳边低声说道，声音因为喉咙的刺痛而听起来有些哑。耳边滚烫的呼吸和撒娇似的低哑声音一齐搅得荆棘心里发胀，被晾在一边的阴茎似乎也硬得更难熬了。高热而湿润的甬道紧紧地包裹着侵入的手指，让扩张行为进行得有点艰难，手指摩擦着肠壁缓慢前进的行为不免唤起一些色情的联想，让双方都被带出生理性的沉重喘息。东方未明尽力地岔开双腿，用尽了理智对抗身体的条件反射，好让前戏能进行得更轻松些。

下一个瞬间他猛地呻吟出声，双腿紧紧地盘上了荆棘的腰，几乎将全身的重量都压在了对方身上。然而下意识的动作让本就触到了前列腺的指尖顶撞得更深了些，迅速窜过脊椎的酥麻电流让他浑身瘫软，腰椎发酸，大脑融化成一团，连阴茎都克制不住地吐出一股前列腺液来。

东方未明不自在地闷声呻吟起来，这种仿佛吊在空中却不上不下的感受实在磨人。他把脑袋埋在师兄肩上，缠绕在对方身上的肢体也收紧了几分，用沉默的肢体语言提醒对方快些。

找到了关键的位置后，扩张的效率立刻指数级地提升了。随着手指磨蹭敏感处的动作，原本夹紧的肉穴逐渐被调教得柔软，预备好迎接更加过界的肉体接触。

黏糊糊的暧昧声响和交缠在一起的喘息呻吟回响在封闭的洗手间里，门外狂欢的躁动声响透过门缝缓缓流淌而入，提醒着在性欲的引诱下逐渐从理智中彻底抽离的二人此时的情景究竟是如何的淫靡而荒唐。时间在缓慢地走向午夜，而今宵的欢腾还在酒精与电子乐的催化下愈发放浪。荆棘的手指在对方的体内搅出咕叽咕叽的暧昧水声，两指在紧致的甬道中作出剪刀似开合的扩张动作，刺激得内壁泛起酸麻酥痒的电流感。

东方未明乖乖地等着已经热得像是要烧起来的身体完成交合的准备，面颊上红热的诱因已从酒精变为了性欲。他在床第间一向是个对快乐很诚实的人，此时他埋在荆棘肩上，用不会被外人听见、却又足够清晰的声音呻吟着，声线黏糊得像是在喉咙里灌了一整瓶百利甜，甜得发腻。在手指从肉穴中抽出的一刻，东方未明克制不住地为突如其来的空虚感不满地闷哼出声。随后便有什么湿漉漉又滚烫的东西抵在了穴口，在暧昧而具有预示性地轻轻前后抵弄了几下后，缓缓挤进了微张的穴口。

「放松点。」似乎感受到了肠肉因刺激而绞紧的阻力，荆棘凑到怀中人耳边低声说道，声音因过度压抑的欲望而显得异常嘶哑。

「等等！！！」在荆棘的阴茎彻底进入自己的身体前，东方未明猛地掐住了荆棘的肩膀，把对方从自己身上推开了来。

「戴套！」

像是听到了出乎意料的发言，荆棘有点惊讶地挑了挑眉。然而东方未明却用毋庸置疑的坚定眼神瞪着他，虽说被性欲染得软乎乎的表情并不是十分具有威慑力。

「你是要我现在出去找家便利店临时去买吗？」场面过于奇妙，荆棘甚至开始觉得有点好笑了，「又不是第一次了。何况你看过我的体检报告，各项指标正常，疫苗齐全，完全满足实验室的就职标准要求。」

东方未明咬了咬牙，「我等会还要回去陪朋友，不可能夹着你的东西一晚上！」

「.....在裤子的口袋里，你翻一下。」像是出于羞耻而有些犹豫，东方未明一字一顿地把话说完时，脸已经红得要烧起来。

荆棘有点疑惑地按照指示，从一向纯良无害的小师弟衣服里掏出了三张折在一起的避孕套，在看到实物的一瞬间像是过于难以置信而表情僵硬了片刻。

「你难道出门的时候都随身带着？」他知道东方未明远没有他在外人面前表现的那么纯良，但他也没有预料到他竟然私下真的玩很大。

「别用这种眼神看我！」东方未明闭紧双眼扭过头去，一脸的羞愤欲死，非常符合一个纯良的男大学生在此情此景下应该做出的反应。

「只是以防万一。比如现在这种情况，而且出现现在这种情况也完全不是我、的、错！」东方未明一字一顿地抱怨道，十足十的咬牙切齿且愤恨，「而且你也看过我的体检报告！也是各项指标正常，疫苗齐全，完全满足实验室的就职标准要求好吧！」

在正常的情况下，他大概永远都不会撞到小师弟掩饰在纯良羊皮下的本性。但是生活总是充满惊喜和意外。

所以现在他知道小师弟不光实际上性格恶劣，而且真的玩很大了。

荆棘又一次挑了挑眉，用审视性的目光上下仔细扫了一遍眼前这个长了一副充满欺骗性的可人皮囊的小师弟。虽然很想顺势调戏一下至少表面上三贞九烈羞愤欲死的纯良师弟，但是将要说出口的话在嘴边绕了三圈最终还是被咽了下去。毕竟他这幅羞耻得快哭了的样子着实是可爱得到了可疑的地步，荆棘实在懒得去猜东方未明这幅样子是不是又是装出来的了。

毕竟是真的也好，亦或是装的也好，自己都早已掉进陷阱里，难以抽身了。

对于自己在不知不觉间已经被吃得死死的，连反抗的机会都没有这一事实感到一丝不快的荆棘决定暂时把思考丢到一边，用实际行动让眼前这个实在需要一些师长的情操教育的小混蛋好好吃点苦头。

但是小师弟在遇到谷月轩前应该确实是直男，荆棘确信对方除了自己与谷月轩外应该没有其他的男性床伴。自己是第一次见到这种情景，而谷月轩明显不是会被东方未明骗去打野战的类型。一

边把东方未明重新搂进怀里，一边看着对方红着脸为自己戴上避孕套的荆棘下意识地思考着，却突然意识到了微妙的不对劲。

回忆起东方未明身边好得过分的桃花运和走到哪里都能碰到的好妹妹们，突然意识到了小师弟随身携带的避孕套的用处的荆棘一瞬间便怒火中烧，沸腾的占有欲与扭曲的竞争感冲得他几乎失去理智，只想把人狠狠摁在墙上操，身体力行地告诉东方未明什么叫做符合社会主义价值的伦理观。

现在他已经很清楚地知道了，小师弟非常迫切地需要一些**正确的情操教育**。

荆棘努力平复了一下心情，整理好被意外变得更加高昂的性欲和恶劣的占有欲搅得一团糟的理智，才伸出手又抱起了靠在盥洗台上的东方未明。重新调整了因橡胶的隔离而感觉略有微妙的阴茎后，在手指草草插弄数下以恢复扩张后，又重新抵上了对方柔软的穴口，缓缓地往里推入。肉穴诚实地紧咬着入侵者不放，而先前的插科打诨让本扩张得柔软、准备好迎接插入的甬道略微恢复了原有的紧致，故而让阴茎的推入生涩又凝滞。

荆棘用不需要支撑东方未明体重的那只手轻轻碾磨着被前列腺液粘得有些湿漉漉的会阴，敏感的肌肤上突然出现的暧昧刺激让原本绞紧的穴肉下意识地张开。

东方未明已经在努力地和生理反应做对抗了，他试着放松身躯，而迟迟不被满足的性欲则让他控制不住地将胯部朝前送，主动地迎合阴茎的插入，好让被填满的餐足感早日到来。

可今天荆棘似乎一反常态地决心要做得体贴又温柔，只是缓缓地在穴口浅浅抽插，好让对方的身体能适应插入的尺寸。被延迟的满足与低下的效率让东方未明乱糟糟的脑子颇为不满，于是他伸手试图自给自足——他握住涨得难受的性器，熟稔地抚慰起来，手指轻轻揉搓着敏感的前端，沿着沟壑刮搔。一边为满足感而呜咽着呻吟，一边抬头去吻荆棘，像小狗舔主人的脸颊一般用湿漉漉的舌尖去描摹对方嘴唇的轮廓。

当荆棘开始顺势回应东方未明的亲吻，同时用空闲的手抚摸揉捏对方赤裸的身躯，时而沿着腰窝暧昧的打转、或是用指腹轻轻按压耳后敏感的肌肤，引出触电似的微妙快感时，东方未明才后知后觉地察觉出异样来——一般情况下，或者说大部分情况下，荆棘都会用相对粗暴的方式对待自己，像动物一般毫无节制，性行为之中充满了占有欲与支配欲的宣泄。而今天他实在是温柔得过头了，从前戏开始就过于反常的发展不免让东方未明产生几分警惕。

温柔得简直像大师兄一样。东方未明那被性欲搅得有点不在状态的大脑下意识地得出了有点糟糕的结论，至少在此情此景下，这种认知多少有些让人尴尬。

然而他的身体毕竟本身便更习惯迎合温柔的、缠绵的、被照顾得无微不至的、近乎溺爱的性爱。出轨的清晰认知与随之而来的背德感进一步刺激了本就高昂的情欲，习惯了回应谷月轩的溺爱的身体在同样甜腻的性爱方式下越发配合且坦诚。

稍微更加放纵一些，似乎也没有关系。东方未明一边如此想着，一边愈发乖巧而配合地扭动腰肢，好让侵入的阴茎插得更深些。

湿漉漉的体液顺着大腿向下淌，让他肌肤发痒。他一边呻吟着，一边抬头凑向荆棘的唇边索吻。小师弟坦诚而放荡的模样让荆棘胸膛里本就燃得剧烈的性欲更加难以遏制。即便不是第一次品尝这具身体，突然展现在眼前的、一向被温顺的羊皮掩盖的淫靡魅力让他喉咙发干，而一直在暗处燃烧着的隐秘且恶劣的想法——这是或许连谷月轩都不曾品尝过的味道——亦让他的竞争欲望得到了预料之外的满足。

或许至少在此时此刻，那场他与谷月轩之间的漫长的狩猎竞争，是他拔得头筹。

荆棘掐着东方未明的后颈吻他，来不及咽下去的唾液从东方未明的唇角淌下去，一直在昂起的脖颈上留下淫靡的银线。他用近乎精准而冷酷的节奏操他，硬得发烫的阴茎每一次抽插都狠狠碾过怀中之人的前列腺，带出甜腻且驯服的呻吟。

在两人都沉溺在性欲与快感时，敲门声像是惹人厌的不速之客划破了狭小空间内的暧昧氛围。

东方未明最先回过神来，迅速地直起身用手紧紧捂住了荆棘的嘴。一边警告式地瞪了对方一眼，一边高声回应道：「不好意思，这间有人了。」

东方未明开口的声音之正常，声线之稳定，音调之冷静简直要让荆棘叹为观止了。前一秒还被情欲染得甜腻又沙哑的呻吟声与此刻冷静又正常的回应简直像是截然不同的两人发出的声音。

荆棘有点震撼地看了东方未明一眼，张了张口，却发现嘴被捂得出乎意料的紧，几乎无法轻易挣脱。

「是未明吗？」夹杂在音乐和喧闹声中传来的冷淡嗓音，不必多加分辨就知道是燕宇。他怎么来了。东方未明想着，不免因为紧张而有些心跳加速。

「是我。我师兄喝吐了，我在这里陪他。出什么事了吗？」东方未明无比顺畅地扯起谎来，同时无视了荆棘忿忿的目光。

「无事，我见你很久都没有出来，有些担心。」燕宇的声音仍然一如既往的冷冰冰。东方未明正迅速思考着被发现的可能性，却感到下身一动，敏感处被磨蹭的酥麻快感瞬间便打断了他的思绪。

他用不可思议的眼神狠狠瞪了荆棘一眼，然而对方完全没有要收敛的打算，仍然恶劣地用阴茎狠狠戳弄着身下人的敏感点。

东方未明努力咽下了已经溢到了喉间的呻吟，咬牙挤出了平静而寻常的声线：「没事啦，等我师兄好点了我就回去找你们！你先回去吧！」

「嗯。」仍旧是非常有燕宇特色的惜字如金。

门外的声音静默了片刻，只剩下喧嚣的电子乐与纷乱的杂音。待确认人已经离开之后，东方未明才松开了一直捂在荆棘脸上的手。转而就是毫不留情的一拳，直朝荆棘鼻梁上砸去。

然而像是早就预料到东方未明愤恨的报复一样，荆棘先一步向一旁侧开头去，堪堪避开了原本瞄准脸颊正中一拳。即便如此，被擦过的耳畔仍是有些发凉，意识到这一拳中包含了怎样真心实意的怒火后，荆棘也不免心中发毛。

「厉！荆！棘！」近乎实质化的怒意一字一字地渗透在齿间，东方未明甚至十分罕见地选择了以全名称呼对方，「你故意的是吧！」

「这么生气？」看见小师弟难得七情上脸的样子，荆棘反而觉得实在有趣。一边说着，一边把人重新揽回了怀里，用对方所熟悉的节奏不断磨蹭过敏感点，致使原本被操得柔软的穴肉又绞紧了几分，连被晾在身前的阴茎都吐出了更多的液体。

「换你你不生气？」东方未明忿忿地说道，随着被操弄的节奏，却克制不住地又开始吐出低低的喘息。

「你的身体可不是这么说的啊。」突如其来的插曲显然让荆棘愈发兴致高涨。他俯下身去吻东方未明的嘴唇，又沿着下颌一路移向脖颈，用细密的亲吻与肌肤间的抚慰将对方又一次扯向欲望的深壑中。

东方未明一时间将准备脱口而出的话又全数咽了回去，只剩下甜腻腻的呻吟。虽然心情仍旧有些不满，但胯部却不自觉地向顶弄、迎合对方插入的力道，让阴茎与穴壁紧密贴合着磨蹭。每一次进入都细致地照顾到了被快感刺激得发胀的前列腺，性欲搅得他才难得清醒了片刻的脑子又变得黏糊糊的，让他只想彻底抛开理智，渴求更多抚慰与快乐。

荆棘只觉得小腹中累积的热度逐步攀升，阴茎被柔软而滚烫的穴肉裹紧磨蹭带来的酥麻快感正在汇聚扩散，让他的神经不受控制地感到愉悦。肉穴饥渴地吮挤着阴茎，让他觉得头皮发麻，阴茎发胀，似乎离终于寻得释放仅有分毫之差。

看到眼前人紧锁的眉头与微微闭合的双眼，东方未明心中了然。他收紧了环在荆棘肩上的手臂，凑到对方的耳边用黏糊糊的声音撩拨道：「师兄，我也快去了……」

熟悉的快感将他不断地逼上高潮的临界点，酥麻的电流流过囊袋，使得阴茎反射性地弹动了几下。东方未明感到荆棘撑在他腰间的那只手颤抖得厉害，胸膛也随着急促的呼吸而大幅度起伏着。荆棘只感觉所有的热度都在黏腻的吮吸感中朝着下身聚拢，随之蜂拥而来的快感点燃了他的神经。他把头埋在东方未明的耳畔，二人乱了节奏的喘息声交织在一起。

在细微而压抑的呻吟中，荆棘射了出来。东方未明也随之轻哼了一声，将手向下伸去，想要靠抚慰阴茎带来的快乐一同达到高潮。

然而荆棘在把阴茎从东方未明体内抽出来的同时，紧紧捉住了对方本想寻求抚慰的双手。

「诶？」不顾东方未明茫然的神色，荆棘抽出皮带把对方的双手捆在了一起，并顺便系在了盥洗台边的扶手上。

要玩这种哦。从茫然中回过神来的东方未明用了然的眼神瞟了荆棘一眼，然而惊讶地看到对方在草草整理着装后便从一旁的壁橱里抽出了酒精湿巾，蹲下身开始帮自己擦拭起两腿黏糊糊的体液来。

「啊？？」

被晾在一边，性欲卡在上不下的地方得不到舒缓的东方未明茫然又疑惑地看着荆棘帮自己做完清洁后竟然甚至开始帮自己套上了裤子，过度的迷惑让他被性欲搅得糊掉的大脑完全无法处理突然的意外情况。

「什么？」

一脸茫然地被穿好了裤子之后，又被解开了系在手上的皮带，随后又被对方套上了衬衫和卫衣。已完全陷入了困惑，乖乖杵在原地任由荆棘摆弄的东方未明在重新穿得整整齐齐后仍然没能反应过来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因为空虚而微微开阖的后穴仍然在渴求被填满的餐足，身前发胀的阴茎则涨得发痛。

明明离高潮只差一点了。

然而东方未明眼中的迷惑与茫然在终于看到荆棘唇边那抹得意地挑起的弧度时立刻被愤怒和羞耻替代了。

「你有病啊！」意识到对方完全是故意的之后，东方未明毫不犹豫地便又是一记直拳。然而酸软的腰椎与性欲未得疏解而使不出力来的小腿根本不足以支撑他完成被愤怒驱使的报复，一拳结结实实地锤在对方胸口，却似乎并没能造成什么实质性的伤害。

荆棘笑着伸手撑起师弟差点便软下去的腰，颇得意地欣赏了一会对方溢满了水雾的双眼与一直蔓延到耳根的绯红后，才俯下身去凑到东方未明耳边，用满是恶意的嗓音说道：「我不是一开始就说过吗，今晚你要一直陪我到我满意为止。」

拧开了洗手间的门锁，荆棘心情颇好地看着东方未明那双因不可思议而睁大的眼睛，笑着拉开门，走回了被EDM的狂热音浪填满的燥热人群之中。

「结束后到地下车库来找我，记得要乖一点。」